

1 逼走延安府

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

当时的京都在东京开封府，就是今天河南省开封市。

宋哲宗皇帝时候，东京开封府有一个破落户子弟高二。他从小不务正业，只好弄枪使棒，踢得一脚好毬（一种用羽毛等充填的皮制球）。人们叫他高毬。皇帝的弟弟端王赵佖也喜欢踢毬，高毬因此得宠。他得宠后，便把“毬”字改作“俅”。从此，人们称他为高俅。

不久，哲宗去世，赵佖继位当了皇帝，这就是宋徽宗。不到半年，他就把高俅提升为掌管兵马大权的殿帅府太尉。

这天，高俅来到殿帅府上任，所有下属官吏、将领都来参拜。惟有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病没来。高俅非常气恼，立即叫人把王进捉了来，一顿叱骂。

王进一见高俅，认出他就是原先东京街头上的无赖高二，当年在街上耍枪弄棒时，曾被王进的父亲打翻过，而现在却成了自己的上司，不由吃了一惊。

王进回家后，对母亲说了这事。怕高俅报复，娘俩一商量，便决定逃离东京，去延安府投奔北宋名将。当时任经略使、边防军事长官的种谔。母子两人连夜收拾好行装，第二天一早，王进扶娘上了马，自己挑着担子，跟在马后，离开了京城。

王进和母亲在路上饥餐渴饮 夜住晓行 走了一个多月。这天傍晚 王进向前看了看 对娘说：“这里离延安府不远了 高太尉就是派人来抓我们 也抓不到了。”母子高兴 又向前走了一程 走到天黑 远远望见前面树林里闪出一点灯光来 王进便赶着马 走进树林 见是一所大庄院。

王进来到庄前 敲了敲门 向看门的说明来意 想借住一宿。看门的进去报告庄主太公 过了一会儿 出来说：“庄主太公请你们到里面去。”

王进扶娘下了马 便来见太公 说是打搅庄主了。太公说：“不妨事。出门人哪有顶着房屋走的？”说着 又叫人去安排饭菜。

王进母子在太公庄上住了一夜，本想第二天天亮就走 没想到老母亲一路劳累 心疼病发了 躺在床上起不来。王进急得没办法。太公知道了 忙来探望 安慰说：“客人不要烦恼。我有个治心疼病的药方 叫人去镇里抓剂药吃。你们就在我庄上多住几天 等你母亲病好了再走。”王进向太公道了谢。

过了五六天，王进见母亲的病渐渐好了，便要起程。这天他来到后院牵马，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在那里舞棒。王进看了一会儿 不觉脱口说道：“这棒使得也算不错了 只是还有破绽 赢不得真好汉。”

那后生听了 不由大怒 喝道：“你是什么人 敢来笑话我的棒法！我经过七八个名师指点 难道不如你 你敢和我比试吗？”这时 恰好太公来了 呵斥那后生说：“得无礼！”

太公客气地问王进：“客人莫非也会使枪棒？”王进说：“懂得一些。敢问这后生是太公什么人？”太公说：“是我儿子。”王进说：“既然是小官人，若喜欢学棒，我愿意点拨点拨他。”太公高兴地说：“那太好了。”便叫后生过来拜王进为师。

那后生本来就有气，听了这话，越发恼怒，说道：“阿爹，别听这厮胡说！他若赢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王进本来不愿意和他较量，那后生一再缠着非要比试不可。王进没法儿，笑着说：“小官人如果愿意玩玩，我就奉陪一会儿。”那后生就把棒舞动起来，说道：“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王进只是笑，不肯动手。

太公说：“客官，既然愿意教我这孩子，就使一棒！”王进说：“怕冲撞了小官人，脸上不好看。”太公说：“这个不妨。”

王进听了这话，便拿了条棒在地上使了个架势，那后生举棒打来。王进见棒来得猛，忽地拖着棒往后退。那后生又抡棒赶上来，王进将身一侧，回头举棒从空中劈下。那后生忙用棒去架隔。王进却不打下来，把棒一抽，又往那后生怀里一扎，再一绞，那后生的棒丢得老远，身子扑通一声跌倒在地。王进连忙撇下棒，上前将他扶起，连声说：“请原谅，请原谅！”

那后生爬起来，去旁边拿过一条凳子，请王进坐下，然后跪在地上磕个头说：“我以前白学了许多花架子，原来半文钱不值。师父，你一定要收下我这个徒弟！”王进说：“我们母子在此打扰多日，正无法报答，你若愿学，我愿意效劳！”

太公非常高兴 叫人杀猪宰羊 设拜师宴招待王进母子。那后生拜了王进为师父。宴席上 王进方知道 此村叫史家村 属华阴县管。那个后生就是九纹龙史进 从小爱好弄枪使棒。

从这天开始 王进每天教史进练武。过了半年 史进十八般武艺 样样学得精熟。王进见徒弟武艺学成了 就告别太公 继续往延安府走去。史进送了十多里路 才流着泪向王进拜了两拜，恋恋不舍地回到村中。

史进回庄后 每日坚持练习武艺。半年后 太公因病去世了 史进更是不管家事 常常到处找人比试武艺。

离史家村不远，有一座少华山，山上住着三个好汉。为头的那个好汉叫做神机军师朱武，手使双刀，精通阵法 广有谋略 第二位好汉叫做跳涧虎陈达 手使一条点钢枪 第三位好汉叫做白花蛇杨春 手使一把大杆刀。他们都是被官府逼上山寨的。

史进很佩服这三位英雄好汉。不久 史进就和少华山上朱武等三位好汉有了往来，常和他们在一起谈论练枪习棒的技艺。有人为此告发史进和强盗互相勾结 官府就下令捕捉他。

一天傍晚 史进在庄上宴请少华山三位头领 正谈得高兴 忽听墙外一片喊声 火把齐明。原来 华阴县县尉带着官兵三四百人 包围了庄院。那些官兵 知道史进厉害，只是围着叫喊 却不敢往院里冲。

乘这工夫 史进和朱武等一行人呐喊着 奋力杀出重围 直奔少华山。

史进在山寨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在这儿不是长久之

计 决定去延安府找师父王进 寻个差事。于是 他便收拾好行李包裹 背在身上 挎口腰刀 提了朴刀 就要下山。朱武等三位好汉苦留不住 只好一直把他送到山下 才返回山寨。

2 拳打镇关西

史进离开少华山 走了半个多月 来到渭州。他走得口渴 来到一个小茶馆喝茶 刚坐下 见一个大汉大步流星地走进来。史进抬头一看 只见他军官打扮 生得面圆耳大 鼻直口方 满脸络腮胡子 身体又高又粗。史进连忙站起身来 施礼说道：“官人 请坐下喝茶！”

那人见史进像条好汉 便还了礼。两人坐下后 史进问那人尊姓大名。那人说：“洒家是这渭州经略府的提辖官 姓鲁名达。请问你尊姓？”史进说：“我姓史名进。”鲁达说：“你可就是华阴县史家村的九纹龙史大郎吗 俺早就听说你的大名。走 和俺上街吃碗酒去！”说完 拉着史进的手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对茶馆伙计说：“茶钱 洒家过后给你。”

两人走到街上，见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史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头一个师父，叫打虎将李忠。鲁达听说是史进的师父，二话没说，也拉着一起去喝酒。

三人来到有名的潘家酒店吃酒 正吃得高兴 只听得隔壁有人哽哽咽咽地啼哭。鲁达不由发起火来 并高声喊道：“酒保！”酒保慌忙跑来 赔着小心问道：“官人 要什么东西 尽管吩咐。”鲁达气呼呼地说：“你也认得俺 俺兄弟在这里吃酒 你叫什么人在隔壁啼哭 搅得俺心烦！”酒保说：“官人息怒。这哭的是卖唱的父女两人 他们为自家的

不幸遭遇啼哭 不知道官人在这儿吃酒。’鲁达说：“你去把他们叫来！”

酒保走出去 不大工夫把父女两人领来。那女儿走在前边 约有十八九岁 长得漂亮。她父亲是个五六十岁的老汉 手拿拍板 跟在后面。他们来到鲁达面前 深深地行了个礼。

鲁达问道：“你们是哪里人家 为什么哭哭啼啼？”那姑娘说：“我们原是东京人 来渭州投奔亲戚 不想亲戚搬家走了。母亲又在客店病死 剩下我们父女两人流落街头受苦。这城里有个财主郑大官人 人们叫他镇关西 见了我以后 强要我给他做小老婆。他派人送来一张文契 硬把我带到他家霸占了我。文契上写给了三千贯卖身钱 却是一文也没给。三个月后 又把我赶打出来 还叫店主逼着我们交还三千贯钱。当初没得到他一分钱 现在哪里有钱还他 可郑家有钱有势 我们没处和他讲理。没办法 我们父女两人只得到酒楼上卖唱，挣几个钱还他。这两天，酒客稀少 挣不了几文钱 又怕镇关西来逼债 愁得无奈，因此啼哭。请官人饶恕。”

鲁达问道：“你姓什么 住在哪家客店 那个镇关西家住哪里？”老汉答道：“我老汉姓金 女儿名叫翠莲。镇关西就是这城里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我们父女就住在东门里鲁家客店。”鲁达听了 说道：“呸 俺道哪个郑大官人，原来是杀猪的郑屠 这个混账东西 有了几个臭钱 竟敢这么欺负人！”他站起身来 对史进、李忠说：“你两个先在这里坐着 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再来！”史进、李忠拦住劝道：“哥哥息怒 明日有空了 再去找那镇关西也不迟。”两

人劝了好半天 这才把他劝住。

鲁达又对金老汉说：“俺给你些盘缠 明天就回东京去 你可愿意？”父女两个连忙说道：“若能回东京老家，一辈子也忘不了官人的恩情。只怕店主人不肯放我们走 镇关西让他监视着我们 天天向我们逼债。”鲁达说：“这不妨事 俺自有办法对付他 你们只管放心走就是了。”说着 他从腰间摸出五两银子 放在桌上 又对史进说：“实在不巧 俺今天银子带得不多。你有银子 先借俺一些 俺明天便还你。”史进从包裹里取出十两银子 放在桌上说：“这不值什么 哪还要哥哥还！”

鲁达又转向李忠说：“你也借一些给俺。”李忠在身上摸了半天 摸出来二两银子。鲁达嫌少没有要 说：“怎么这么不爽快！”他只把那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汉 对他说：“这银子你们拿去做盘缠 赶快回店去收拾行李 准备起身。明早俺去送你们 看店主还敢拦你！”

金家父女再三拜谢鲁达 走了。鲁达把那二两银子丢还给李忠。三人又喝了一会儿酒 也起身走了。走到门口，鲁达对酒店主人说：“主人家 酒钱俺明天来还你。”

金老汉父女得了十五两银子，欢欢喜喜地回到店中，先算还了房钱、饭钱 又到城外雇了一辆车子，一切准备好了只等明天好走。

第二天一早，金家父女吃过饭，刚收拾完行李准备走 这时 鲁达大步走进店来 高声叫道：“店小二 金老汉住在哪里？”店小二忙喊道：“金老汉 鲁提辖找你！”金老汉打开房门 向鲁达施礼说道：“官人 请里面坐。”鲁达说：“还不快走 坐什么！”

金老汉挑着担子 领着女儿 向鲁达道过谢 就要出门。店小二上前拦住道：“金老汉 哪里去？”鲁达问道：“店小二 他少你房钱？”店小二说：“小人的房钱 他昨天已算还了。只是欠郑大官人的典身钱 还没还清 郑大官人有话 叫小人看着他。”鲁达说：“郑屠的钱洒家还他。你放这老汉回家乡去吧！”店小二死活不肯放人走。鲁达不由大怒，伸手照着店小二脸上打了一巴掌，打得他满口出血，接着又一拳 把他打了一个跟头。他这才松了手 跑进店里躲起来了。

金老汉父女乘此机会 急忙离开客店 出城去找昨天雇好的车子 走了。鲁达怕店小二还会去追赶 就顺手拿条凳子 坐在店门口看着。过了一个时辰 估计金老汉走远了，这才起身到状元桥下去寻找郑屠。

这时，郑屠正坐在肉铺里边，看着十来个伙计卖肉。鲁达来到肉铺前 高声叫道：“郑屠！”郑屠有些生气 心想谁敢这样称呼我 出来见是鲁达 赶紧陪着笑脸 拱手行礼 又让人搬来一条凳子 笑着说：“提辖请坐。”

鲁达坐下说：“经略相公要十斤瘦肉 切成肉末 不许带有半点肥的。”郑屠答应一声 就叫伙计去切。鲁达说：“那厮手脏 不要他们动手。你亲自去给我切！”郑屠说：“是 小人亲自来切。”说着 去肉案上选了十斤瘦肉 细细地切。

那店小二见鲁达走了 赶紧来郑屠家报告 到了肉铺前 却见鲁达坐在那里 吓了一跳。他不敢近前 只远远地站在墙角落里等着 向这边张望。

十斤精肉的肉末，郑屠足足切了半个时辰。切好后，

用荷叶包好 就要叫人给送去。鲁达说：“且不要送 还要十斤肥肉 也切成肉末 不许带半点瘦的！”郑屠说：“刚才要瘦的 想是府里包馄饨用。要这肥肉末做什么？”鲁达把眼睛一瞪说：“经略相公吩咐 谁敢问？”郑屠说：“既然是府里用的 小人切就是了。”说着 又选了十斤肥肉 细细切了 用荷叶包好。鲁达又说：“再要十斤寸金软骨 也要细细剁成碎末，不许带半点肉在上面。”郑屠笑着说：“提辖这是在拿我开心吧？”鲁达霍地跳起身来 瞪圆双眼看着郑屠说：“洒家今天就要拿你开心！”说着 伸手拿起两包肉末 向郑屠劈脸打去。郑屠按捺不住怒火 操起肉案上一把剔骨尖刀 向鲁达刺去。鲁达将身一侧 纵身跳到街上。

肉铺里的十来个伙计和众邻居见了，谁也不敢来劝解。过路的人也都远远站着看。那来向郑屠报告的店小二 也在那里吓呆了。

郑屠冲到鲁达面前 右手拿刀 左手便来揪鲁达。鲁达顺手扯住郑屠左手 朝他小腹上一脚踢去。只听扑通一声 郑屠跌倒在地上。没等郑屠挣扎爬起 鲁达又抢前一步 踏住他的胸脯 抡起拳头说：“你这卖肉屠户 也配叫镇关西 有了几个臭钱就要欺负人。说 你是怎样强占金翠莲的？”一拳打下去 郑屠满脸鲜血直流 鼻子歪到了一边。

郑屠挣扎着爬不起来 尖刀也丢在一边 可嘴里还在叫：“好 叫你打！”鲁达见他不服 骂道：“你这无赖 还敢还口！”说着照脸又一拳。郑屠杀猪一般地嚎叫着 疼痛不过 只得求饶。鲁达正在气头上 说道：“你这混账东西 看

你以后还敢欺负人不！”说着又打了一拳，正落在太阳穴上。郑屠只蹬了蹬腿，就躺在那里不动了。

鲁达心想：“俺只想痛打这厮一顿，教训教训他，不想三拳打死了他。若是吃官司，连个送饭的人也没有，不如逃走吧。”想到这里，转身就走，又回头指着郑屠说：“不怕你装死，俺回来再和你算账！”一边骂，一边迈开大步走了。

鲁达回到住处，急忙收拾好衣服盘缠，提着棍棒，出了城门，一溜烟走了。

众人和那店小二把郑屠救了半天，也没救活。他们只得一齐来到州衙告状。府尹老爷接了状子，问明情况，便派手下去鲁达住处捉拿。这时鲁达早已走远了。府尹只得发出追捕榜文，写明鲁达年龄、相貌，各处张贴，追捕鲁达。

3 大闹五台山

鲁达逃出渭州 东跑西奔 来到代州雁门县。他进了县城 一边观赏街中景象 一边往前走 走到一个十字街口 见一群人围在那里 看贴在墙上的榜文。鲁达不知是什么事儿 也挤进人群去看。他不识字 只听旁边有人念道：“打死郑屠的犯人鲁达 原是渭州经略府提辖。如有人捕捉前来或者到官首告的 发给赏钱一千贯 若有人将他藏在家中 与犯人同罪……”

鲁达刚听到这儿 突然有人从背后把他拦腰抱住 高声说：“张大哥 我到处找你没找到 你怎么在这里？”说着 拉着他的手就走。鲁达转身仔细一看 原来就是被他在渭州救过的金老汉。

金老汉把鲁达拉到无人处 说道：“恩人 你好大胆！那榜文上写着你的年纪、相貌 出一千贯赏钱捉你 你怎么还去看榜 若是碰上官府的公差 岂不被捉了？”鲁达说：“不瞒你说 我放走你那天 找到郑屠 三拳打死了那厮。俺怕吃官司 因此逃了出来。你不是说回东京吗 怎么却在这里？”

金老汉说：“我们父女得恩人搭救 本想回东京的 因怕郑屠派人追赶 所以没去东京 顺路往北来。路上碰到一个在京城时的老邻居 他来雁门县做买卖 我们就随他来到这儿。他给我女儿做媒 嫁了这里的一个赵员外。那

员外也爱弄枪使棒。我女儿在员外面前常提起恩人 员外也想要和恩人见面。如今恩人却真到了这里 快请跟我到家中住两天 然后再商量办法。”

鲁达听了 便跟随金老汉到他家中。翠莲听说恩人来到 穿戴整齐从里屋走出来 拜谢鲁达。赵员外回来后 知道鲁达来家里，也过来施礼拜谢。赵员外见鲁达是位好汉 十分敬重 立即摆上酒来。两人吃着酒 说了些枪法武艺 又说了些打死郑屠的事。

鲁达在这里住了七八天，外边捉拿鲁达的风声越来越紧。鲁达说：“俺还是赶快走吧 免得在这里连累你们。”赵员外说：“若是留你吧 怕出了差错 误了你 如果叫你走吧 我又不放心。我有个主意 能使你安身避难 只怕你不肯去。”鲁达说：“俺是个犯死罪的人 有个安身处就好，怎么会不肯！”赵员外说：“离这儿三十多里地 有座五台山 山上有个文殊寺院。寺中智真长老和我交情甚厚。你要是愿意去当和尚，一切费用由我承担。”鲁达想 自己也没有可投奔的人 就走这条路吧。想到这里 便说：“感谢员外好意 俺情愿当和尚。”

赵员外备了礼物，第二天一早，把鲁达送到五台山。智真长老看在赵员外面上 收留了鲁达 给他举行了剃度仪式 还给他取了个法名 叫做智深。从此人们都叫他鲁智深。

鲁智深穿上长老赐给的袈裟 参拜了众和尚 在寺院开始当起和尚来。

转眼间过了五个月，已到初冬季节。这天天气晴朗，鲁智深想出去走走，便走出山门，信步来到半山亭子里。

他刚在亭中凳上坐下，忽见一个汉子挑着两只桶走上山来。那汉子来到亭中，放下担子歇息。鲁智深问：“你那桶里是什么东西？”那汉子说：“好酒。”鲁智深问：“多少钱一桶？卖些给洒家吃。”那汉子笑道：“和尚，你真会开玩笑。我这酒是卖给寺里干活的人吃的，不敢卖给和尚，怕违了长老的法规。”

鲁智深好长时间没喝酒了，直向那汉子买酒。那汉子见不对头，挑了担子便走。鲁智深赶上去，双手握住扁担，一脚把那汉子踢翻在地，然后把两桶酒都提到亭子里，打开盖子，用勺舀了就吃。吃够了，他说：“汉子，明天来寺里拿酒钱。”那汉子怕寺里长老知道，也不敢和鲁智深吵闹，只得忍着气，下山回去了。

鲁智深在亭中坐了一会儿，酒劲涌上来，便摇摇晃晃往山上走。寺院两个看门的拦住说：“你是出家人，竟敢吃得烂醉，你也该知道戒规。”他俩不让鲁智深进寺。

鲁智深瞪起双眼，叫道：“你两个要打洒家，俺还怕你们？”两人见状不妙，一个忙去寺里报告，一个拿起竹棒拦阻他。鲁智深用左手挡住竹棒，右手对准看门的就是一掌，打得他退出几步远，还没等他站稳，上去又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这时，庙中的监寺得到报告，领了二三十人赶了出来。那些人最初不知他是军官出身，仗着人多，想上去围捉。谁知根本不是他对手。长老闻声赶紧跑出来，喝道：“智深，不得无礼！”鲁智深虽然醉了，却认得是长老，便放下了手中棍棒。长老说：“你快去睡吧，明天再说。”长老叫人把鲁智深扶到床上，他一躺下就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长老派人去叫鲁智深，却不料他还睡在床上没起来。来人把他喊醒。鲁智深跟着那人来见长老。长老说：“你虽是个武夫出身，可已经入了佛门，就应遵守佛门五戒，不可贪酒。你昨日怎么竟吃得大醉，还打伤许多人。我若不看在赵员外面上，一定赶你出去，以后别再犯戒了。”鲁智深跪下说：“弟子再不敢了。”

自从吃醉酒闹了这一场，鲁智深一连三四个月没再出寺门，可把他憋闷坏了。

转眼到了初春二月。一天，鲁智深离了禅房，信步走出山门，观看那五台山景致，一步步走下山来。过了“五台福地”牌楼，来到一个热闹的集镇。集镇上有卖肉的、卖菜的，也有酒店、饭馆。鲁智深想：“早知道有这个地方，也不去夺他那桶酒，不如自己下山来买些吃！”

鲁智深边走边看，来到一家铁匠铺前，见三个人正在挥锤打铁。他上前问：“有好铁吗？”铁匠师傅说：“有。师父要打什么？”鲁智深说：“洒家要打一条禅杖，一口戒刀。”铁匠说：“不知师父要打多重的禅杖、戒刀？”鲁智深说：“打条一百斤重的禅杖。”铁匠笑道：“师父太重了，就是关公的大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鲁智深说：“你怎么知道俺不及关公？他也是个人！”铁匠说：“太大了不好看。我看打一条六十二斤的吧。”

鲁智深依了铁匠，给了五两银子。离开铁匠铺，来到一家酒店，走到里面坐下，叫道：“店主人，拿酒来！”店主人上前说：“师父不要怪罪小人，我们住的房屋是寺院的，本钱也是寺院的。长老有法旨，不许卖酒给寺里的僧人吃。违了法旨，要追回本钱，赶出屋去。因此，小人不敢卖

与师父吃。”不管鲁智深怎样恳求，店主人总是不卖。鲁智深没法，只得站起身，高声说道：“俺到别处吃过酒，再来和你算账！”

鲁智深出了店门，一连走了几家酒店，店主全都这样说。他急得没法，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来。他又走得远些，来到一个小酒店，说道：“店家，俺是过路和尚，买碗酒吃。”店主人盘问了一番，又听他不是本地口音，就卖给他了。

鲁智深用大碗喝了十多碗，又要买肉吃。店主说：“牛肉都卖完了，只有狗肉了。可你是出家人。”鲁智深说：“不管什么肉，只管拿来。”店主人只得拿出半只熟狗肉。鲁智深边吃肉边喝酒，不大工夫，把一桶酒全都喝光了。店主人看得呆了。

鲁智深吃饱喝足后，把剩下的一条狗腿揣在怀里，这才摇摇晃晃地回寺去。走到半山的亭子上，坐了一会儿，乘着酒兴又打了几路拳脚。没想到用力过猛，手臂打在亭柱上，只听喀嚓一声，亭柱被打断了，亭子倒塌了半边。

寺院看门的见鲁智深又吃醉了酒，忙把山门关上，插好门闩。鲁智深敲了一会儿门，没人给他开门。他扭头一看，看见泥塑的金刚站在那里。他大喝一声说：“你这家伙，不替俺敲门，倒伸出拳头吓唬俺！”他跳上台基，从栅栏上扳下根木头，照那金刚腿上便打。只听刷啦一声响，金刚身上的泥和颜色都脱落下来。他又调转身子，看着右边金刚喝道：“你这厮张开大口，也来笑俺！”照那金刚脚上猛打了两下。只听轰隆一声，那金刚便从台基上倒了下来。鲁智深哈哈大笑。

守门的看了赶紧去报告长老。

鲁智深又吃醉酒 还打坏了山门 打倒了金刚 ,坏了寺里的规矩 智真长老无法再留他。这天长老把鲁智深叫来 说：“智深 你前一次大醉 ,闹了僧堂。这次又醉酒闹事 打坏山门 打倒了金刚 罪过实在不小。我这里不能再留你住下去了。我看在赵员外面上 给你写封信 你另投个地方去吧。”

鲁智深问：“师父 不知叫弟子到哪里去？”长老说：“我有个师弟 叫智清禅师 是东京大相国寺住持。你带上我的信 到他那里去吧。”鲁智深向长老拜了几拜 收藏了书信 收拾好包裹 辞别了众和尚 出了山门 大步走下五台山。

鲁智深来到山下集镇，找到铁匠铺师傅，取了打好的禅杖和戒刀，然后，向着东京方向大踏步走去。